

Shen Defu's Multifaceted Views on Palace Women: Insights from Empress and Consort Accounts in Wanli Yehuo Bian

沈德符宫廷女性观的多维透视

——基于《万历野获编》的后妃史料记载

Lifang Cui^{a,*}

^a School of Histor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KEY WORDS

Shen Defu, perspectives on women, court women, empresses and consorts, Wanli Yehuo Bian

关键词

沈德符，女性观，宫廷女性，后妃，《万历野获编》

ABSTRACT

Shen Defu constructed a systema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urt women through his extensive knowledge, meticulous observations, and profound reflections. This intellectual system encompasses political, ethical, scholarly, and existential dimensions: it not only analyze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rt women and political power at a macro level but also scrutinizes their individual destinies and existential predicaments within political turbulence at a micro level. The formation of Shen Defu's perspectives on palace women was shaped by the subconscious influence of Confucian ideology, the direct impact of imperial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s political-cultural forc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istinctive elements from Jiangnan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ethos of the Shen clan. Through a dynamic interplay and synthesis of these factors, Shen Defu ultimately developed a uniquely nuanced discourse on court women.

摘要

沈德符凭借广博的见闻、细致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构建了一套系统性的宫廷女性认知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涵盖政治、伦理、才学、人生际遇等多个维度：既从宏观层面剖析了宫廷女性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又从微观角度考察她们在政治漩涡中的个体命运与生存境遇。沈德符宫廷女性观的形成，既受到潜意识中儒家思想的潜移默化，也受到朝廷制度与政策等政治文化的直接影响，同时还融汇了江南地域文化和沈氏家族文化的特质。这些因素通过复杂的互动与整合，最终形成了沈德符独具特色的宫廷女性论述。

1. 引言

《万历野获编》以内容广博、考证详实著称，堪称明代历史琐闻类笔记的典范，历来为学界所重，相关研究成果丰硕。然而，既往研究多从史学、文学、艺术等视角探讨该书的史料价值，而对沈德符蕴含其中的女性观念则鲜有涉及。本文以《万历野获编》所载后妃史料为基础，结合明代政治、社会及学术背景，从多维视角系统考察沈德符的宫廷女性观。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从独特维度揭示沈德符的思想观念，亦可为明代女性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对深化

《万历野获编》的文本解读具有积极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宫廷女性”，特指明代后妃群体。

2. 沈德符与《万历野获编》

沈德符，字景倩，又字虎臣、景伯，明代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士。他于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诞生在一个家学底蕴极为深厚的书香门第、科举世家。其曾祖父沈温，对藏书有着浓厚的兴趣；祖父沈启原，学问广博、才华横溢，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考中进士，为官多年，对各类学问均有涉猎，无论是医药之学，还是卜筮之术，都广泛涉猎，被誉为“博物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252031046@qq.com

君子”。后来担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却因对抚台态度简慢而遭弹劾，于是自行解职返回家乡，居住在秀水的长溪村。他的父亲沈自邠是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还参与了编修《大明会典》。

沈德符博览典籍，精通音律，熟谙掌故，交游广泛，对朝野间的故事尤有兴趣。他与当时的士大夫、故家遗老以及中官勋戚交往频繁，通过多方搜罗、广泛涉猎，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见闻，尤其对时事和朝廷典章制度颇为精通。沈德符十二岁那年，父亲离世，他便随母亲回到家乡。回乡之后，由祖父教导读书，常常聆听祖父讲述的史传典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序言曾言：“家庭间又窃聆父祖绪言”。曾祖沈温及祖父沈启原在家乡营建藏书楼，藏书丰富，名甲一方。深厚的家学渊源、丰富的家族藏书、以及广泛的交往交游圈，为沈德符博见广闻、日后编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万历野获编》乃沈德符毕生力作，仿欧阳修《归田录》之体例，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沈德符把早年从父祖处听闻朝廷掌故，从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处听闻琐事轶闻和自己亲历杂事，随录成篇。其内容上至朝廷典章制度，下至各地风土人情、琐碎轶事，大到内阁的发展变迁、词林的文雅掌故，小到词曲技艺、男女间的玩笑戏谑，无所不包。在有明一代的各类笔记中，《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最为详尽丰富，尤其是关于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堪称明代笔记中的扛鼎之作。

3. 沈德符的宫廷女性观

《万历野获编》记载大量宫廷女性史料，源于沈德符的亲身见闻、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观点与论断维度丰富，涵盖政治、伦理、才学以及人生际遇等多个方面。

3.1 沈德符的宫廷女性政治观：不预政事

“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1]明朝肇建之初，明太祖即敕命翰林儒臣修《女戒》，教化后妃。《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初“修《女戒》”之事，“洪武元年三月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2]基于对明太祖所设祖宗家法的重视，特意节录朱元璋命学士朱升等修女戒敕命的核心内容：“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子孙知所持守。”^[3]详录敕命，无疑表明沈德符对明太祖“后妃不可预政”政治观念的认同。

沈德符不仅认同该政治观念，而且予以高度评价，“上之立法，直追三代”^[4]。儒家观念中，“三代”是理想化政治的代名词，三代以上统治是“天理”行于世，而三代以下则是“人欲”行于世。沈德符评价朱元璋“后妃不可预政”之立法，有接续三代政治传统之功，称许溢美之情，溢于言表。

沈德符还通过对比宋明后妃是否预政，进一步从实际政治效果，肯定明太祖设立“后妃不可预政”家法之高明，“故列圣以来，不第后妃专司阴教。即以英庙及今上冲圣御宇长乐。居尊惟保护皇躬，未曾预闻一政。诒谋远矣。使宋祖以此示戒，则元祐时，宣仁后之谤，何自而兴。”^[5]由上述可知，沈德符态度鲜明地肯定朱元璋“后妃不可预政”乃卓识远见，并由衷赞许明代后妃谨遵祖宗家法不预政。由此可见，沈德符秉持“后妃不干预政事”的宫廷女性观。

3.2 沈德符的宫廷女性伦理观：贵在纤柔

性别角色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基于生理性别而被赋予或期望表现出的一系列行为模式、态度、价值观以及社会地位等的集合。它是社会针对男性与女性，在行为模式、性格特点等维度所设立的规范以及寄予的期望。依照性别角色理论，不同社会基于对男性和女性的差异化期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塑造并发展出性格方面各具特点的男女特质。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受农耕文明与儒家文化等因素的交织影响，一套鲜明的性别角色核心观念逐步形成，即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男强女弱。这一观念体系贯穿整个传统封建社会，成为稳固的社会共识，虽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细微松动，却始终难以撼动其根本地位。比如魏晋时期，部分士人追求女性化审美，行为举止、服饰装扮皆向女性靠拢；唐朝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少女性突破传统性别角色束缚，在思想与行为上大胆革新，参与社会事务，展现出不同于传统认知的精神风貌。宫廷女性身处传统女性阶层的顶端，坐拥普通女性难以企及的地位与权势，围绕她们所形成的性别角色观念，是否有着独特之处？在《万历野获编》中，沈德符所表达的宫廷女性性别角色观，提供了一个深入探究该问题的视角。

《万历野获编》“万贵妃”条记载：万氏丰艳有肌，每上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上每顾之辄为色飞。^[6]万贵妃戎服佩刀，风姿绰约，英姿飒爽，宪宗皇帝被迷得五迷三道，魂不守舍。沈

德符对万贵妃的时髦作法，表达了严重不满。他认为女性当以“纤柔为主”，而万贵妃着男装有悖于女子纤柔的形象。由万贵妃着戎服蒙获圣宠，他还联系到杨玉环、妹喜、贾南风等，“然妇人以纤柔为主，今万氏反是而获异眷，亦犹玉环之受宠于明皇也。《晋·傅咸传》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晋书·五行志》谓：‘男子履方头，女履圆头。’至惠帝时，女履亦如男子，以为贾南风专妒之应。”^[7]杨玉环、妹喜、贾南风均是中国传统女祸论所谓的红颜祸水。沈德符将万贵妃与她们相提并论，显然是认为万贵妃穿戎装，违背了男刚女柔、男强女弱的正统性别角色观，会遭致祸患。

沈德符还记录《双槐岁抄》记载的一则异事，成化十六年（1480年），福建长乐县，地中突然涌起一座高三四尺的土山，人畜践踩就塌陷，很快又会涌出。他以为此乃“男女易位之象，盖亦以属万氏之服妖云。”^[8]沈德符列举奇闻异事，来论证上天对万贵妃“反易刚柔”的警示，虽显牵强；但对于深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命观念影响的传统士人来说，亦具合理性。当然可能主要还是源于他反感万贵妃狐媚惑主，致使明宪宗留恋女色，荒废朝政，“情之所钟，遂甘弃臣民不复顾。”^[9]

沈德符的宫廷女性伦理观认为男女有别，男刚女柔，女性以纤柔为主，要安守本分，表率天下，否则不仅有违礼制，甚至会给王朝遭致祸患。

3.3 沈德符的宫廷女性才学观：盛赞才华

传统视野下，女性才学不被重视，甚至被轻视、蔑视，“女子无才便是德”，被奉为圭臬。沈德符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族多才华横溢女性，不同于常人所见，他对宫廷女性的才华持欣赏态度。在《万历野获编》卷三《宫闱》“母后圣制”条，他颇为自豪地列举了本朝皇后、太后们丰富的女学著述，并盛赞“真宫阃中盛事也”^[10]。“本朝仁孝皇后著《内训》，又有《女诫》，至章圣皇太后又有《女训》，今俱刻之内府，颁在宇内。今上圣母慈圣皇太后所撰述《女鉴》一书，尤为详明典要，主上亲洒宸翰序之，真宫阃中盛事也。”^[11]如果对宫廷女性纂述女教典籍的盛赞，尚有标榜女教、女德之嫌，那么对慈圣皇太后书法的赞誉，更加体现他对女性才华的由衷赏识。“古来唯宋宣仁皇后善飞白大书，然不过一二字，岂如慈圣备得八法精蕴哉！真天人也。”^[12]他由衷

称赞慈圣皇太后书法，“龙翔凤翥，结构波磔”“备得八法精蕴”，^[13]惊为天人之作，且比之于同样擅长书法的宋宣仁皇后的飞白大书，暗含称誉慈圣皇太后乃古今后妃书法第一人之意。

沈德符不仅盛赞本朝后妃热衷著书立说“真宫阃中盛事也”，而且由衷惊叹慈圣皇太后书法为天人之作，可见他受明代江南尤其是沈氏家族才女文化浸染，其宫廷女性才学观，不落世俗观念之窠臼，肯定并欣赏宫廷女性的才华。

3.4 沈德符的宫廷女性幸福观：皇嗣为重

封建传统女性，受“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影响，终其一生，默默践行为人妻母的职责和使命，所求幸福无非是家庭和睦、夫妻恩爱、子孙蕃息。相较于普通女性，宫廷女性因政治婚姻的特殊性，被剥夺了享有简单平凡幸福的可能。那么宫廷女性的幸福为何？见仁见智。基于《万历野获编》所载宫廷女性史料来分析，沈德符对此有独到的思考和见解。

尊贵为先，子嗣为要。沈德符谈及明宪宗的王皇后，她尊贵且长寿，从皇后一步步到太后、太皇太后，达到尊贵地位，但即便如此，因为孝宗皇帝非其亲生，所以还是稍显遗憾。“唯宪宗之孝贞王后，……最尊且寿。所微恨者，圣主非所出耳。”^[14]由此可见，沈德符认为宫廷女性固然要追求身份尊贵，但能够诞育皇嗣才可保尊贵，方能无缺憾。值得一提的是，王皇后一生未得宪宗皇帝欢心，活在宠妃万贵妃阴影之下，但沈德符却只字未提，可能他认为政治婚姻，夫妻恩爱可遇不可求，不必太执着追求。

收养、抚育皇嗣，可弥补缺憾。《万历野获编》记载高皇帝孙贵妃薨逝，因其无子，高皇帝命吴王櫨认为慈母，治理后事，服斩衰三年之孝。嘉靖皇帝沈皇贵妃无出，嘉靖皇帝命第三女宁安公主拜为慈母，宁安公主出嫁前后，入谒沈皇贵妃礼数，一同生母。高皇帝孙贵妃和嘉靖皇帝沈皇贵妃没有诞育皇嗣，但受帝王眷顾，均收养了其他皇子或者公主，沈德符认为此乃圣主异恩，“一则无子而子，一则无女而女，孰非圣主异恩哉。”^[15]此处，沈德符还是强调皇嗣对宫廷女性的重要性，即便无出，也要收继，否则宫廷深深，倍感凄冷。

诞育皇嗣，且获帝王宠爱，堪称备福。明孝宗张皇后，与孝宗夫妻恩爱，“专宠椒宫”而且还“诞育毅皇，爱立肃皇”，沈德符以为张皇后“可称备福”。^[16]

由此可见，沈德符认为，宫廷女性尊贵为先，子嗣为要。首先要诞育皇嗣；如不能诞育皇嗣，也要收养、抚育皇嗣。如果拥有尊贵身份，且诞育皇嗣，又蒙获帝王恩宠，还享有长寿，那堪称备享福泽。然而，此等幸福，于大多宫廷女性而言，可望而不可及，不必过分执着。沈德符的宫廷女性幸福观，基于其对政治婚姻实质的理解，以及对不少妃嫔生命历程的思索，设身处地为置身政治旋涡中后妃们的切实幸福着想，并无过度理想化。从其对宫廷女性人生幸福的思考来看，他对该女性群体有一定理解和尊重”。

4. 沈德符宫廷女性观之成因

沈德符宫廷女性观的形成，既潜移默化受潜意识层面儒家思想影响，又不可避免受朝廷制度、政策等政治文化左右，也显然受江南地域文化和沈氏家族文化浸染。

4.1 儒家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深深烙印儒家思想印迹，方方面面均深受影响。男权社会之下，女性基本是缄默不语的群体，但儒家的关注视野从来未曾远离她们，并且创设一套严密的女性伦理思想体系，其核心即是“男尊女卑”。在儒家看来，男女伦常是建立在道法自然，体察天地蕴意基础上的一个深远命题。“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17]“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18]审视沈德符的宫廷女性观，深受儒家女性伦理观念影响。

4.2 政治文化的左右

沈德符的宫廷女性观，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之外，也与政治有牵连。鉴于汉唐后妃、外戚干政之祸以及元末宫廷之秽乱，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防范后妃干政。明朝肇建之初，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朱元璋就命令翰林院儒臣纂修《女戒》，以教化女性，尤其是宫廷女性。朱元璋针对女性的宣谕教化不仅基于历史教训，而且契合儒家女性伦理观，比较容易被士大夫阶层的沈德符认可和接受，因此沈德符反对宫廷女性参政等看法，与明朝廷制度、政策或帝王意志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4.3 沈氏家风的浸染

以沈德符为代表的长溪沈氏家族是十六、十七世纪浙江嘉兴地区的名门望族，沈氏一门风雅传统绵延

十余代。明人冯梦祯曾云“江南沈最盛”^[19]。明清时期，江南文人荟萃，以家中出才女为荣，形成独领风骚的江南才女文化。作为书香门第、文学世家，沈氏家族风雅绵延数代，也孕育了颇具特色才女文化，如沈德符的姐姐沈凤华，妹妹沈瑶华，同族姐妹沈翠华都是著名的才女，以才名闻于当世，沈氏姐妹在文学、书法等方面颇有造诣，《(崇祯)嘉兴县志》云：“沈翠华，……与凤华、瑶华为再从姐妹，沈门有三才女之称。”^[20]沈德符的妾室薛素素为一代名妓，于诗、书、画、琴、弈、箫等方面，都有极精深的造诣。“薛素素，姿度妍雅，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又善驰马挟弹……绝技翩翩，亦青楼中少双者。”^[21]他对本朝后妃编纂女学作品予以肯定，惊叹万历皇帝母亲慈圣皇太后的书法为天人之作，均表达了他对宫廷后妃才华的高度认可。他不落“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窠臼，大力称颂宫廷女性的才华，不能不说深受江南才女文化，尤其是家族才女文化影响。

5. 结语

沈德符的宫廷女性观涵盖政治、伦理、才学、人生际遇等多个维度，体现了他对宫廷女性的细致观察、深刻思考与独到论断。从宏观层面看，他深入探讨宫廷女性与政治的关联，分析她们与国家政治安危之间的关系，并触及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女祸论”等深层次政治文化命题。从微观视角看，他关注身处政治漩涡中的宫廷女性的命运，思考她们所承担的责任、经历的荣辱祸福等与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问题。因此，他的宫廷女性观既有基于政治层面的理性审视，又包含对生命际遇的感性体悟，兼具政治高度与人文关怀。沈德符宫廷女性观的形成，既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朝廷制度、政策等政治文化因素的左右，同时，江南地域文化与沈氏家族文化的烙印亦清晰可见。由于这一观念体系兼具政治高度、文化深度与生命厚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明代宫廷女性的历史角色，也能为明代女性史乃至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References

1. (Qing) Zhang, T. Y. (张廷玉) et al. (1974). 明史 [History of Ming]. 中华书局. p. 3503.
2.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1.
3.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1.

4.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1.
5.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1.
6.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84.
7.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84.
8.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84.
9.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84.
10.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1.
11.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1.
12.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1.
13.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1.
14.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5.
15.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 72.
16. (Ming) Shen, D. F. (沈德符) (1959). 万历野获编 [Wanli Yehuo Bian]. 中华书局. pp. 75-76.
17. (Tang) Kong, Y. D. (孔颖达) (1980). 周易正义 [Zhouyi Zhengyi]. 中华书局. p. 14.
18. (Tang) Kong, Y. D. (孔颖达) (1980). 周易正义 [Zhouyi Zhengyi]. 中华书局. p. 19.
19. (Ming) Feng, M. Z. (冯梦祯) (1997). 快雪堂集·沈茂仁行状 [Kuaixue Tang Ji: Shen Maoren Xingzhuang]. In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齐鲁书社. p. 294.
20. (Ming) Luo, H. (罗炌) & Huang, C. H. (黄承昊) (1991). (崇祯)嘉兴县志 [Jiaxing County Gazetteer (Chongzhen era)]. 书目文献出版社. p. 614.
21. (Qing) Li, E. (厉鹗) (Comp.), & Zhang, J. (张剑) (Ed.). (2019). 玉台书史 [Yutai Shushi]. 浙江古籍出版社. pp. 56-57.